

“都掌蛮”消亡的历史见证

——兴文县建武城崇报祠明碑考述

屈川

(宜宾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7)

摘要:兴文县建武城崇报祠明碑,是明朝统治者残酷镇压川南都掌蛮的历史见证。建武城明碑历经四百多年风雨侵蚀和时代变迁,存者字迹斑剥,毁者杳无下落,但在地方史志方志和文献中多有碑文辑录。通过稽徵文献,实物佐证,与史相参,对建武城明碑进行考述,可以看出建武城明碑对于研究川南古代少数民族斗争史,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明朝;建武城;碑刻;都掌蛮

中图分类号:K2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140-05

兴文县建武城,是明军坐镇蛮地扼控川南的重要军事地点。东邻建武城三十里的九丝山,是川南都掌蛮抗拒明朝军队的古战场。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明统治者大规模出兵,残酷镇压都掌蛮,经“九丝之战”,都掌蛮惨遭亡族灭种厄运,而战后明统治者却在建武城内为“平蛮”将士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这些碑铭石刻,向我们揭示了川南一支古老民族消亡的史实。

一 悲壮的“九丝之战”

明代都掌蛮活动的中心地域的中心地域在戎县,戎县即唐代的“晏州”羁縻州、元代的“戎州”,今宜宾市兴文县。都掌蛮足迹所至则遍及叙(州)泸(州)山区。《明史·刘显传》载:“都掌蛮者,居叙州戎县,介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古泸戎也。”[1](卷212)光绪《叙州府志》云:“叙南四百里许,有夷曰‘都掌’,从鸟名也。在昔,夷种实繁,叛服不常。国朝分山都六乡、水都四乡,属隶戎县。”[2](周文《平蛮颂碑》)戎县境内,多属险恶山区,

其九丝山、凌霄城、都都寨、母猪岩、鸡冠岭等处悬崖天堑,雄盘险峨,山箐深阻,荆棘丛生,尤以九丝山易守难攻。

九丝山,位于兴文旧县城(今晏阳镇)西南60公里,在今兴文县九丝镇境。《读史方輿纪要》载:“九丝城……自宋元以来,常为都掌蛮依阻之地……九丝山形盘礴,上修广,可容万灶,而四面峭仄壁立,真蛮中天险。……九丝城壁立万仞,周围三十余里,上有九岗四水极广,可以播种,仅通一径鸟道。”[3](卷70)民国《兴文县志》载:“九丝城,……古都酋世居其地,险峻不可登。四面以丝围之,约重九两,故名。”[4](卷3)九丝岩壁陡险,都掌蛮在此却登山如平地,“草窠棘栖,不循蹊径,穴岩匿箐,莫测去往”[2](周文《平蛮颂碑》),加之自元代以来都掌蛮依仗天险,垒石筑城,铜鼓聚众,僭称王号,叛服不常,因此,明朝统治者视之为大患,呼曰:“蜀自永宁(今叙永)抵江门(今叙永县江门乡)、戎县一带,为川、贵、云南三处水陆喉襟之会,普市(今叙永县南

收稿日期:2004-04-22

作者简介:屈川(1956—),男,四川泸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宜宾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四川地方史研究。

境)、芒部(今云南镇雄境)等处为三处肘腋腹背之所,而都掌夷部蟠据其中,实为大患,宜速进兵以平之。”[5](《宪宗成化实录》)为此,明初至万历元年(1368—1573年)二百余年中,明王朝在对都掌蛮地区进行强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多次兴师动众,调集云、贵、川三省军队会剿都掌蛮。其间,“水都则阳顺阴逆,山都则猖獗日甚,先后凡十有二征,俱弗克。”[6](卷69)至万历元年(1573年)三月,朝廷派四川巡抚曾省吾、都督总兵刘显率四川、云南汉土官兵十四万之众,军集叙州,对都掌蛮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九丝山蛮首阿大、阿二、方三率众与凌霄城蛮部、都都寨蛮部鼎峙相连,互相呼应,据险设伏,抗拒明军,展开了川南少数民族斗争史上悲壮的“九丝之战”。

明军抵达戎县后,“五月庚辰,一战凌霄城,破之;六月丙寅,再战都都寨,复破之。夔人(都掌蛮)失此二险,交臂大折。”[2](李长春《平蛮碑》)但都掌蛮仍凭借九丝天险,以死相拒,“乘城转石发标弩,下击棚棚如电霰不休”[2](任瀚《平蛮碑记》),使明军受阻,死伤惨重。九月九日,都掌蛮酣战方休,在九丝山上屠牛饮酒过“赛神节”,明军乘夜攀岩偷寨,放火烧城,奋挺叫嚣,杀声撼天。痛饮后的都掌蛮一时麻痹,“方枕籍自坚,不虞兵之飞度,自假王以下皆骈首就诛,争蹂躏以死。”[2](李长春《平蛮碑》)混乱中,都掌蛮赴火坠岩者数万,首首阿大败退至鸡冠岭被明军截获斩杀,阿二逃至贵州大盘口被明军追杀,方三奔至母猪寨被杀,都掌蛮全军覆没。“九丝之战”,都掌蛮遭到毁灭性屠杀。《明实录》载:经此一战,明军共计“克寨六十余处,擒斩俘获四千六百一十五名口颗,内称王首首阿大、阿二等三十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拓地四百余里。又得获诸葛铜鼓九十三面,古文铜铁锅各一口,及投标、弩、皮鼓、牛、羊、犬、谷穗等甚多。都蛮负固称乱,历二百余年,今始荡平。”[5](《神宗万历实录》)

明王朝在平定都掌蛮后,鉴于此地历代干戈常动,戎马倥偬,为了加强对都掌蛮地区的控制,在戎县都掌蛮故地内官寨修建武宁城(即建武城),置建武千户所,留兵一万七千六百余人,镇守要隘。建武城东距九丝山三十里,“建武山峻而险,水急而低,四面隐塞,雄峙边隅”[7](卷1),城池座西向东,左扼九丝山,右倚都都寨,战前为都掌蛮故地,战后成为明王朝扼控川南的军事据点。接着,明王朝改戎

县为兴文县,以示干戈止息,偃武修文。又大改都掌蛮使用过的地名,如改九丝城为平蛮城、凌霄城为拱极城、都都寨为都定寨。明朝统治者一面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对都掌蛮进行强行同化,一面对都掌蛮施行“铲削祸本,席卷云彻,毋余后苗”[2](李长春《平蛮碑》)的清剿手段,迫使幸存的都掌蛮或逃亡他乡,或瞒族隐姓。九丝战后,一支在我国历史上使用铜鼓、行悬棺葬俗的古老民族竟然从此消失而不复见于记载。明王朝残酷的军事镇压,是造成川南都掌蛮迅速消亡的直接原因[8]。

二 建武城崇报祠明碑

“建武”为城,由神宗皇帝亲自命名。《西蜀平蛮碑》载:“内官寨地广衍,气候甚善,即其中列雉为城,上命之曰‘建武’。而环四方埴壤,膏沃可耕,遂均田授亩,籍亩为伍,设总兵金宪坐镇之,隶以府同知一,守御千户所一,社学一,其他寨栅砦筑堡,堡设戍为守。于是文经武纬,牙错棋布筭策间,岿然成雄镇焉。”[9](卷14)建武城的修建由总兵刘显亲自督工,《建武所城碑》载:“庀材鸠工,程能计日,……始逾年而功成矣。……升而望之,长堞巉巖,穹楼岩岩,坞壁棋置,铃析昼衙;环而览之,阪田迤迤,膏腴渗漓,阡陌若织,周庐若帷。盖抗重阻而扼要害也。”[7](卷6)明王朝为表彰四川巡抚曾省吾的平蛮战绩,又在建武城内北端为曾省吾建一生祠,曰“崇报祠”。明统治者认为:“史法,城成必书,又所名出自上命,宜特书”[7](卷6)。于是,朝廷官吏纷纷撰文,为平蛮之役树碑立传,昭彰武功,将明朝军队镇压都掌蛮的血腥暴行粉饰为“除千百年不戢之凶夷,开此亿万载太平之伟绩”[2](周爻《平蛮颂碑》)。崇报祠内,原竖碑八通,即:《修功宗小纪碑》,明四川巡抚曾省吾撰文;《平蛮碑》,明国史馆修撰李长春撰文;《西蜀平蛮碑》,明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撰文;《戎平行·并序碑》,曾省吾撰文;《修建武所城碑》,李长春撰文;《平蛮颂碑》,明潼关兵备道周爻撰文;《平蛮碑》,明翰林院经筵讲官任瀚撰文;《崇报祠碑》,明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副使陈文焯撰文。建武城崇报祠碑群迄今竖立者五碑,另有三碑早已碑毁字泯。至清代,将崇报祠改建文庙,如今祠、庙俱毁,仅存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建筑的“棂星门”石牌坊一座。1981年8月,宜宾地区行署将建武城崇报祠明碑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五碑虽久经风化,字迹多已剥落,但仍显碑

铭纪文典雅,叙史甚详,书刻精工。

建武城崇报神速明碑或毁或存,毁者无踪,存者碑中文字大多剥落而不可识读。考其府县志乘,多有碑文辑录,但其中《西蜀平蛮碑》不为志书所载有,《戎平行·并序碑》仅在民国《兴文县志》中录有不过二分之一的残文。笔者稽考文献,查得在曾省吾自撰的《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中辑有《西蜀平蛮碑》、《戎平行·并序碑》、《修建武所城碑》和《崇报祠碑》四碑全文。《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为明万历九年(1581年)张一鲲刻本,早于府县志书所载,且是当时人、当事人直书原文,甚可取。因此,笔者在对建武城崇报祠明碑进行考述的同时,将《西蜀平蛮碑》、《戎平行·并序碑》、《修建武所城碑》和《崇报祠碑》原文出处标于文中,以对志书补阙正误之参考。

1.《功宗小记碑》

明四川巡抚曾省吾(承天府,今湖北钟祥人)撰文,万历二年(1574年)秋安边同知吴文全勒石。此碑现存崇报祠旧址。碑高4.55米,宽2.3米,厚0.33米,现碑上部字迹尚清晰可识,下部字迹残缺过半,碑文载于光绪《叙州府志》卷16《金石》、光绪《兴文县志》卷6《碑记》和民国《兴文县志》卷30《金石》。

2.李长春《平蛮碑》

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明国史馆修撰李长春(富顺人)撰文。碑存崇报祠。碑高3.5米,宽1.9米,厚0.33米。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间(1928-1929年),叙府城内加宽街道,于翻修马路工程中发现一碑,当时即将石碑移置公园。据美国人葛维汉博士(D. C. Graham)于上世纪30年代到川南考察,此碑也是李长春撰文的《平蛮碑》,葛维汉将碑文译录于《有关夔人(白人)的历史文献》[10]。由此得知,李长春《平蛮碑》当为一式二碑,如今宜宾城内碑已不存,兴文之碑仍立于建武城崇报祠旧址。碑中字迹剥落殆尽,碑文载录于光绪《叙州府志》卷16《金石》、光绪《兴文县志》卷6《碑记》和民国《兴文县志》卷30《金石》,嘉庆《宜宾县志》卷48《艺文》也载有此碑全文。

3.《西蜀平蛮碑》

万历二年(1574年)冬十二月,明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南充人)撰文。此碑现存崇报祠旧址。碑高4.55米,宽2.3米,厚0.33米。光绪

《叙州府志》记:“西蜀平蛮碑,在建武崇报祠,陈于陛撰,文已剥蚀。”[2](《西蜀平蛮碑》)因“文已剥蚀”,故在府志中无碑文辑录。光绪《兴文县志》和民国《兴文县志》则毫无此碑记载。《西蜀平蛮碑》厚重硕大,如今碑存字泯。今人有将《西蜀平蛮碑》碑误释或误证为任瀚《平蛮碑》(此碑已毁)者[11][12],俱错。稽考文献,在曾省吾自撰的《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中,载有《西蜀平蛮碑》全文[9](卷14)。

4.《戎平行·并序碑》

《戎平行》碑文及序为明四川巡抚曾省吾撰文,万历二年(1574年)春,由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内江人)书。此碑现存崇报祠旧址。碑高3.5米,宽1.9米,厚0.33米。《戎平行·并序碑》至迟在光绪年间已是字迹剥落尤甚,因而当时修府、县志书时均未辑录碑文,光绪《叙州府志》仅有碑名所记,云:“戎平行碑,在建武旧崇报祠,送曾确庵(省吾)克平九丝作也,文多剥落。”[2](《戎平行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修《兴文县志》时,将残缺不全的碑文辑录于县志中,并按曰:“《戎平行》送巡抚曾公省吾克平九丝作也。是碑后载其碑有二,一竖锦城(成都)巡抚署中,一竖建武崇报祠前。建武碑虽存,文多剥落。锦城之碑不若是之残缺也。录其文之可识者载入‘古迹’志中,以备参考。”[4](卷30)由此得知《戎平行·并序碑》也是一式二碑。民国《兴文县志》所录《戎平行碑》残文近半不可识读,查成都之碑,已下落不明,而此碑碑文却在《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中全文有载[9](卷14)。

5.《修建武所城碑》

万历三年(1575年)明国史馆修撰李长春撰文。此碑现存崇报祠旧址。碑高3.5米,厚0.33米,宽1.9米,厚0.33米。碑文全然剥落,光绪《兴文县志》卷6《碑记》及民国《兴文县志》卷10《城池》载有此碑全文,但有阙漏。曾省吾《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中载有此碑原文[9](卷15)。

6.《平蛮颂碑》

明万历元年(1573年)九月潼关兵备道周爻(宜宾人)撰文。此碑毁于1950年秋,因碑高厚大,建武粮站将碑打成石磨加工粮食,碑毁字碎,今无存。碑文载录于光绪《叙州府志》卷16《金石》、光绪《兴文县志》卷6《颂》、及民国《兴文县志》卷30《金石》,嘉庆《宜宾县志》卷48《艺文》也录有此碑全文。

7. 任瀚《平蛮碑》

明万历二年(1574年)翰林院经筵讲官任瀚(南充人)撰文。此碑不知何故何因所毁,其碑之纪文最受统治者推崇,府、县志书多见全文辑录,如:光绪《叙州府志》卷16《金石》、光绪《兴文县志》卷6《碑记》、民国《兴文县志》卷30《金石》、光绪《珙县志》卷11《碑记》、同治《高县志》卷48《艺文》等,皆载有任瀚《平蛮碑》碑文。除兴文县建武城崇报祠原竖有此碑外,光绪《叙州府志》载:在庆符县“东五里旧有任瀚平蛮碑”[2](《庆符县》)。光绪《珙县志》也记:有任瀚《平蛮碑》“在上罗计旧城内”[13](卷11)。可见当时此碑为一式三碑,分立各处,今俱无存。

8. 《崇报祠碑》

明万历四年(1576年)六月,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副使陈文烛撰文。光绪《叙州府志》有“崇报祠碑,在建武,与前五碑并峙”[2](《崇报祠碑》)的记载,而无碑文辑录。民国《兴文县志》全然无记载,应是此前既已碑毁无存。曾省吾《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和光绪《兴文县志》卷6《碑记》载有此碑全文。

三 研究都掌蛮反明斗争的珍贵资料

明代是川南都掌蛮活动的重要时期。在明代川南少数民族中,都掌蛮力量最为强大,最为活跃,《明史》、《明实录》、《万历武功录》等历史文献对此记载甚丰。考证建武城崇报祠碑群铭文,对明代都掌蛮的活动亦记载尤详。李长春《平蛮碑》载:都掌蛮在“永(乐)、宣(德)而后,魁结耕田者滋众,君长以什伯数,笮马髦牛,祁祁布山谷间,”“火耕流种,既饱且嬉”。又称:都掌蛮“时时盗边,侵略旁小邑,……旋服旋叛,莫得而制,……号假王、张赤帜,横行犍道上,荼毒浸淫,内地且阽危矣。”[2](李长春《平蛮碑》)碑文所记,是川南都掌蛮在明代活跃于叙泸山区的佐证。《平蛮颂碑》也记:都掌蛮“盘踞星寨,驰骋山麓,杀人如麻,骚动全蜀,掳掠大肆,边徼弗宁”[2](周爻《平蛮颂碑》)。透过明统治者对都掌蛮歧视和诬蔑的不实之词,正说明当时都掌蛮力量的强大,也道出了明统治者视都掌蛮为心腹大患的仇恨与恐惧心理。因而,任瀚《平蛮碑》载,明统治者疾呼:“蜀在中国为西南重镇,叛不速讨,诸蛮将望风起事,蜀岂得全”?并在碑文中留下了“明兴二百年间,王师西下讨罪,前后数百战”[2](任瀚《平蛮碑》)的记录。不难看出,明王朝对都掌蛮的军事镇

压是有计划地进行的。

万历元年(1573年)三月,明王朝对都掌蛮的屠杀发展到疯狂程度,四川巡抚曾省吾率明军杀气腾腾直扑戎县。《功宗小纪碑》记录了明朝十四万军队会集川南剿杀都掌蛮的经过:明军“自五月视师,九月报捷,中间克凌霄、克都都、克九丝,获其首首,势如破竹。诸蛮死者以万数,山都遂平”[2](《功宗小纪碑》)。尤其是“九丝之战”,明军乘都掌蛮九月九日过赛神节,椎牛大飧饮酒方酣之机,曾省吾奖敢死士,雨夜偷袭,使一时麻痹的都掌蛮惨遭重创。任瀚《平蛮碑》载:“前军引火炬烧城中屯千余,火焰弥天,贼势窘,赴火坠崖谷者数万。”[2](任瀚《平蛮碑》)《西蜀平蛮碑》也记载:此战使都掌蛮“自残杀蹈藉死者无算”[2](《西蜀平蛮碑》)。这实际在碑中留下了明朝军队对都掌蛮进行血腥杀戮的历史罪证。

明军大战告捷,登山庆功。曾省吾等人不仅在建武城崇报祠撰文刻碑,扬显威名,而且在九丝山石壁上勒石题字,得意忘形地留下了九丝山西关口石刻和九丝岩石刻。

九丝山西关口石刻全文曰:“万历元年冬十月,既望,四川右布政使四明冯成能、副使勃海李江、参议嘉禾沈伯龙,同登九丝城。当天兵大捷,为经略万世之雄图也。惟时风卷长云,日开阴谷,相与酬觞绝顶,跃剑悬崖。俯视万灶星屯,蛮巢鞠为焦土;望西南诸夷,厄塞尽在目中。诚千古奇观!是用勒石以志不朽。纬川冯成能书。”

九丝崖石刻镌刻在高约数丈的岩畔石壁上,因久经风雨,自下仰视多难辨识,全文曰:“荡寇崇朝升峭壁,同来睥睨接钩陈。扶桑日出乾坤辟,玉垒云堆虎豹屯。沃土已归神禹贡,中兴重拓鬼方宾。欢偕瘁力诸文武,胜军新回万壑春。万历二年岁在甲戌闰十二月七,同参政李江、参议杨一桂、佾事罗向辰、都督总兵刘显、副总兵张泽、都司徐仁威、知府陈大壮、同知曾可耕、陶采、吴文全、知县萧可熊、赵汝谊、许一德、何汝质、嵇钿、陈忠、任体道、王慎,登平蛮城纪事。都御史曾省吾书,都指挥吴宪、吴鯨勒石。”

九丝山二处石刻,均全文载录光绪《叙州府志》卷16《金石》和民国《兴文县志》卷30《金石》。但府、县志书所载,讹记甚多。今直取岩壁铭文,以纠志书之误。

兴文县建武城崇报祠明碑,或有毁损于昔,或有屹立于今。如今所存之碑,亦经四百余年风雨侵蚀,文字脱落残缺,然而碑文皆辑录于府县志书及文献中,使之昭然若揭,历历在目。建武城明碑,不仅记载了明军屠戮都掌蛮的暴行和明王朝在川南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的史实,也记录了川南都掌蛮反明斗争的英勇事迹,它们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暴力镇压

下消亡的历史见证。碑文记录,虽不如正史文献荟萃大端,但为卷帙浩繁的正史文献所不载有。建武城明碑,保存了不少明代川南都掌蛮活动史料,既可与正史相印证,又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对于研究川南少数民族斗争史,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建武城明碑铭文资料多为学术界专家学者引徵,其证史之功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叙州府志(光绪):卷16[M].中国地方志集成:28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2.
-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经·四川(五)[M].续修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兴文县志(民国)[M].中国地方志集成:34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2.
- [5]明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6.
- [7]兴文县志(光绪)[M].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
- [8]屈川.“都掌蛮”消亡原因补证[J].四川大学学报,2003,(5).
- [9]曾省吾.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10]葛维汉.有关夔人(白人)的历史文献[J].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第八卷,1936.悬棺葬资料汇集[J].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1981.
- [11]宜宾地区文化局编.宜宾地区文物志[M].1992.
- [12]王德勋.九丝城与明碑[J].四川文物,1987,(4).
- [13]珙县志(光绪)[M].中国地方志集成:35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2.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Duzhangman’s” Extinction

QU Chuan

(Yibin College, Yibin, Sichuan 644007, China)

Abstract: Jianwucheng Chongbaoqi Ming Stelae in Xingwen County is a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the Ming Dynasty rulers’ cruel suppression of Duzhangman in south Sichuan. The stelae go through 400 years of wind and rain and social changes, the existing ones being hardly legible from corrosion, and the lost ones being of no whereabouts, but there are records in local histories and literature. By studying the local historie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stelae, we find the stelae are of historical value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study of south Sichuan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 struggl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Jianwucheng; stele; Duzhangman

[责任编辑:李大明]